

霍山志

释
力
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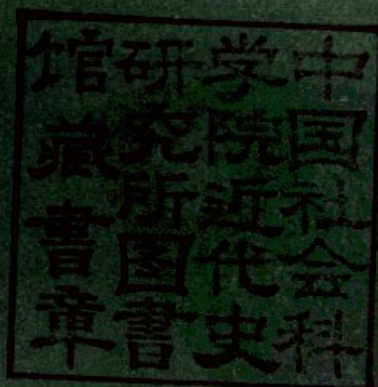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霍山志》整理组

霍山志

标点本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霍 山 志
释力空 原著
《霍山志》整理组整理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.375 字数：110 千字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,200册

书号：11088-116 定价：1.50 元

出版说明

霍山，又名太岳山，《禹贡》将天下分为九州，霍山为冀州之镇。它以历史悠久、风景秀丽而享誉中外，并受到了历代的世俗界和宗教界的重视。东汉建和元年（公元147年）已在这里建立了名刹广胜寺。

关于这座名山的山志，仅有《霍山志》一本，除序、图外，分为六卷，后有跋文一篇。在卷四《名胜志》中，分《天然胜景》、《人工胜景》和《古迹》三个条目详尽地罗列了霍山之内的名胜古迹。如今，许多胜景因日月风化而荡然无遗，不少古迹因人为糟踏而破坏殆尽，惜乎，憾乎！幸得有《霍山志》一书为我们记载了它们当初的情况和分布位置，可据以想象昔日的盛况，并作为今日整修霍山之参考。

《霍山志》体例得当，叙事也较清晰，但因出于释家之手，自不免以一定的篇幅去宣扬佛教神灵，传布佛道宗旨。此外，整理中也发现行文有前紧后松之感，而且在排版印刷方面也有一些粗疏之处。但是，《霍山志》记载的

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源和引人入胜的古迹胜景，对于开发霍山山区和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《霍山志》修撰者释力空，原籍山西省赵城县（今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），俗姓任，名重、重远，字毅如，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披剃受戒于太原永祚律院（双塔寺）。他在出家前曾先后出任直隶（今河北省）阳原县、灵寿县、行唐县和山西定襄县县长。力空落发为僧的原因，据《霍山志·自序》曰：“不佞宦游十余载，世味饱尝，厌其若嚼蜡也。遂求适吾口味者而入空门焉。”《志》中马甲鼎的序文亦谓：“山西自经庚午之变，败军纷集，流亡满地。上人（指力空）目睹心伤，戚同类之相残，厌五浊之悲苦，……旋受三聚净戒。”“庚午之变”是指庚午年（1930年）初鹿钟麟、商震、黄绍竑等五十余名地方军阀共推阎锡山为“中华民国军”总司令以共同反对蒋介石的事件。当年四月，蒋冯阎大战即开始，十一月初，阎、冯败北。看来，力空是因厌恶军阀混战，生灵涂炭，而又苦于寻不到政治出路而遁入空门的。力空弃政礼佛后不久，即随师至霍山兴唐寺栖止，并接受师命修撰《霍山志》。前引马甲鼎序文又称：他“远离尘嚣，每于禅诵之余，辄留心山中名胜古迹以及山川形势、寺宇之沿革。或剔藓搜苔，摩挲残碣；或穷幽策杖，考证遗文，未匝岁，撰成《霍山志》六卷。……门分类别，体例周详，信今而传后，不唯供四方游山者之向导，亦异日文献所资也。”力空虽遁身空门，却不死啃

经书，而是不辞劳苦地撰成了《霍山志》一书，精神可钦。虽然书成仓卒，但仍颇具规模。从现今的眼光来看，流传于世的一部《霍山志》的价值远远地超过了力空十年的“政绩”和半生修行的“功德”。

我们这次整理，所依底本为1933年兴唐寺监印本。在整理时一律采用了简体字，并作了分段与标点。此外，凡本书所引书名均一仍其旧。

本书与本社出版的《恒山志》、《清凉山志》均属山西古代历史地理资料丛书。

《霍山志》整理组

霍山志 序

予尝读《清凉山志》而有感焉，感于文殊师利之在曩昔游行五顶，现身说法道场，菩萨常不下于一万。夫以偕大数之菩萨，应化度人，其利益世道人心者，何可以道里计。则凡天下丛林古刹，非徒以庙貌安神灵，要在以讲坛敦风俗耳。载以志乘，垂诸久远，奚敢视为缓图哉。吾晋名山屹立，稽厥历史，舍杨秋湄先生所纂《山西通志》，无由得其梗概。然通志者，所以会其通也。至于山之专书，《清凉山志》而外，迄未之睹。今者同戒力空上人奉师咐嘱编《霍山志》，考订蒐录既详，且劬上人所希望于来兹者，固在文献之足征，而其唯一目的则专以宏扬佛法为究竟。予览其师范诸传，有以窥其愿心之所注矣。时际末法，释教寝衰。清季得杨仁山居士及诸大善知识之提倡，斯道大光。民元以来，国人又咸悚于战祸缠绵，非佛化普及社会，无以弭流血之惨劫。于是乎亟求所以挽救之方，请颁监督寺庙条例也，组织各级佛教会也，建立佛事各法会及各慈善团也，筹设各种佛学院也，兴办佛经流通处也，辑

100569

印佛化诸刊物也，由沪上首创推广居士林也，在东南大学，以东方文化授诸生也，在各省大学，以印度哲学列定课也。凡此种种措施，不胜枚举，是吾民族之见地，多已确认。

如来世尊教义为鼓铸泰平之洪炉，故不惜努力经营，以求其发展，机缘凑泊，欲罢不能。兴唐寺以子孙传衍，换为十方常住，妙老法师之苦衷孤诣，夔乎未易跻及。将来继述，幸已得人。住者禅净兼修朝暮课诵之余，研经讲学，锻炼策进，他日重修此志，将于艺文各目外增添讲演笔记，类如扬州高旻寺诸大师语录，以遗后世学人。斯则下走所遥为馨祝者，谅亦纂者弘扬之大愿所乐赞许云。

皈依三宝赵戴文识于井门清凉山房

霍山志序

力空上人以新纂《霍山志》示余，属为之序。余未暇言霍山也，先言上人。上人，前定襄县令、赵城任君重远，字毅如者也。初以才守卓特，自灵石分驻仁义镇县佐兼区长，拔授直隶阳原县令，量移灵寿，调繁行唐，政声昭灼，一时称之。旋署定襄县令，以公事与上游齟齬开缺。然当道夙重其才，未料其脱鞅释绊，作世外游也。而君愤心家国，遽却尘缘，余初闻而骇然，贻书婉讽之，君意已决，竟不可挽。披薤悟真寺，受具戒于双塔寺。暮呗晨钟，一无牵系，余转而服君之奇也。君为区长时，通书于余，以所著诗文请益。余懒答人书，而君意愈勤。及相见，拳拳以文字为问。余谓君思想富有，志气不凡，然诗非所长，以多涉理障，往往似劝世歌谣，去风雅之道远也。顾此种气习，非君一人为然。凡越俗亢志之士，喜自运其思，而无暇研索古人陈编，以为多作即工，而不知根柢不具，即苦吟无益也。古人有无数好诗，亦望后世讨论之，传诵之耳。若使世世诗人各作其诗，屏古人不复盼睐，然则吾辈

又刊刻诗集，以望流传何为耶？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耳。今人不读古人诗，后人又肯读今人诗耶？若如姚牧庵之说，文章者名场御侮之具，彼能是，我亦能是，彼有是，我亦有是。既曰名流，不可不加一能诗头衔，裒然有数寸之集足矣。世人见此数寸之集，肃然改容，斯即诗人之收获，尚不期今人细看，更何论后人细看耶？呜呼！修词之道，贵立其诚，凭此气习以往，人心世道何赖焉？君至诚人也，而不能无好名之念，其于世间事，每以冥心孤往，索其究竟，其于诗也，亦有何以谓之佳，何以谓之不佳之疑。其受业余门，欲一决所疑也。而余欲遏其空想，授以实学，姑且停吟十年，取古人之书读之，诗固在其中矣。不然，今世自有所谓白话诗者，君不肯染指濡足，乃必勤勤问道于余，何为也哉？君之于余也，情意至厚，余所以报君者无万分之一，恒语马君立伯以为抱愧疚心之一事。立伯者，振奇之士，初亦以诗纳贄门下，忽忽廿余年。其诗几于成就可传，君犹未也。余方思所以进之，而突于去年落发为僧，立伯亦与同堂受戒。立伯天才高妙，而不恒其德。亦以不恒之故，博涉多通，世间之学无不知，世间之境无不历。君则不然，其性专恣，当其在官，则朝夕从公，必欲为一空前绝后之循良。当其操笔为诗若文，又欲骤擅大名，称为当世作者。而不知文章如炼丹，须以火候为程，非曰有其志即可成其事也。虽然，余此所论皆君之故吾也。今者除障撤壁，归命于西方大雄氏，君之理想盖有拔起万丈，迥异从前者矣。此即诗文精工，亦属绮语

罪孽。而况一了而无所不了，明心见性之余，诗文将不期其工而自工耶？《霍山志》编辑审定，所重在学识，余观其大略，可云善矣。君于此中未曾驰骋文章，顾余乃多所云云者，以君昔年交余，由诗文以为之介媒也。且晤对虽多，皆以坐客纷谈，不克深语。今藉序此志，纵所言论，度亦君所乐闻欤？晋城郭象升序。

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端节前五日

霍山志序

志者，史乘之一，述时纪事，使其不忘也。凡关乎地里郡国者，多归于志之一类。山川湖海之有志，纪其名胜与人物之足为山川生色者。中国之各大名山，以及江湖之可为宇宙增重者，莫不有志。霍山古称太岳，见于《禹贡》及《水经》等书，无专志也。明代虽五镇与五岳同列祀典，霍山尊为中镇，朝廷每年遣官奉祀，祝史祭文，刊石纪录遍嵌屋壁。然千手雷同，等于具文，曾未有重视其事而集为专书者。且霍山绵亘于霍、赵、洪三县，南北凡二百里，其中名蓝洞府，嘉木奇卉，与夫菩萨、罗汉、神仙、异人之胜迹，指不胜屈。然而千百年来，卒无搜奇揽胜，详考遍察，辑为一书，以供人之披阅者，何也？盖洞天福地，造物秘惜珍藏，而不肯轻以示人。如富家大室，商彝周鼎陈列满堂，而传家之宝，非逢大典盛筵，曾不现于大廷之上，供稠人广众之玩赏也。霍山之古无专书者，问诸天公，殆此意也。夫吾师妙公主兴唐寺之丈席，天龙拥护，鬼神得所，英豪俊彦麋集门下。师弟历空乘愿而来，

泥涂轩冕，归命佛陀，习定兴唐，乃辑斯编，岂非人地时三缘会合，而后成此千百世之大业哉！虽然，自有天地即有此山，阅世生人，阅人成世，几经沧桑，不可纪极，有情无情，生死成坏，卒无了期，而此山寂然如故，会不因其有志无志而现其喜戚之状。所谓四科七大皆空，如来藏妙真如性也。真如不动而无不动，阅是编者，尚其作是感想哉！时在佛历二千九百六十年，岁次癸酉，佛诞之日，沙门历弘序于太原省佛教会。

《霍山志》序

力空上人，今之古君子也。性敦厚，负干才，惆悵无华，沉静渊默。弱冠后从政于乱世，屡现宰官身，所至循声藉甚。晋之定襄，冀之灵寿、行唐，皆其棠荫遗爱地也。山西自经庚午之变，败军垒集，流亡满地。上人目睹心伤，感同类之相残，厌五浊之悲苦，乃毅然曰：“阮泣穷途，杨悲歧路，徒自缚耳。常乐我净，其逃迹空门乎？”于是礼终南山悟真寺上妙下舫大律师为勤息，旋受三聚净戒。未几，随师至霍山兴唐寺栖止焉。知好闻之，无不诧其坚决而钦其急流勇退，谓非凡情所能测度也。霍山者，古之中镇，而兴唐寺又唐李朝敕建之古刹也。上人深山伏处，远离尘嚣，每于禅诵之余，辄留心山中名胜古迹，以及山川之形势、寺宇之沿革。或剔藓搜苔，摩挲残碣；或穷幽策杖，考证遗文。未匝岁，撰成《霍山志》六卷，远道邮致于余，披阅之下，见门分类别，体例周详，信今而传后，不惟供四方游山者之向导，亦异日文献所资也。其用心之专、致力之勤可知矣。尝考山志之作，由来已久。

五岳、三山，咸有纂著，武夷、雁宕，早具专书。其在清代，如拙庵和尚之志盘山，雪岸和尚之志龙山，固皆法门古德，借文字般若以传名山胜迹者。今得上人霍山之志，可云鼎足而三。而其潜心梵典，宏扬妙音，亦堪继拙庵、雪岸之遗轨，而无愧于此。末法时期，戎马腾蹕，私欲横流，泰西功利之说，弥漫喧兢，中于人心，酿成今日同类相残之世界，而靡所底止。怀奇抱异之士，不入于杨，即入于墨，求其自利利他。处足以独善自修，出足以兼善济世者，其惟置身广大法门中，以究大乘第一了义者乎？然非生有宿慧、具大勇猛力者，鲜不徘徊顾忌，望望然而却步焉。

释迦牟尼世尊之为大雄者，其以此哉！今上人怀大愿力，飘然独往，以成其高尚之志，已属难能可贵。更能精进不已，出其余绪，纂成此志，其识量之过人也远矣！余自惭钝根，无少成就，幸获交于上人，时得切磋之，益相与之，参学既久，知其将来圆满之成就，非仅如此而已。智慧双运，果证无生，法忍穷经，释论轨继，古德宗风，皆上人意量中事也。然则此志也，其上人利世之嚆矢也欤？

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仲春之月，稷山马甲鼎力明序于并门

力空上人纂《霍山志》成赋以代序

五岳秩视于三公，五镇霍山其位中。虞夏柴望隋唐隆，
延及明清祀事崇。赵覆灭智有河宗，阳侯天使竹书工。
李唐得国灵佑功，观音示导白发翁。圣迹应验渺无穷，
甘霖恒赐年之丰。神泉溉亩洪赵通，民弗能忘恩穹窿。
气势佳哉郁郁葱，群柏涌翠风荡松。振衣览胜俯仰雄，
吕宰游记极形容。立伯居士笔凌空，屐齿所到留芳踪。
兴唐寺改禅林丛，妙公卓锡存古风。佛教徒众此折衷，
撰碑纪实老力弘。上人弃俗誓愿洪，缁衣草笠如野农。
创辑山志日不松，一心雠校详磨砢。僧护各传意特锺，
艺文体树龙门桐。法界空灵无始终，山河大地本然同。
霍峰高峻维岳崧，从今载纪昭发蒙。清梵喃喃鼓逢逢，
雷音不绝破鸿蒙。下士翘勤聊效忠，约略献颂长呼嵩。

双塔寺优婆塞戒高法钟和南

霍山志自序

不佞宦游十余载，世味饱尝，厌其若嚼蜡也，遂求适吾口味者而入空门焉，于今夏披剃受具戒于太原永祚律院。秋八月，恩师妙公于兴唐古刹开坛传戒，召来与会，得覩灵山威仪之盛。一日师呼不佞名而语曰：“兴唐开寺于霍山之麓者，越千三百余年矣。霍山为华夏之太岳，雄标晋南，名列中镇，古天子敕建。庙崇祀典，岁时致祭，国家蒙庥。且山境内寺宇林立，名胜古迹不可无乘以载之。吾子盍辑一志以备观乎？”不佞敬对曰：“徒虽不敏，敢不惟命！”于是屐履山之胜境，搜石刻，询长老，以次纪述之。惟书成仓卒，挂漏实多，尤望博雅君子有以正而教益之。则霍山幸甚！不佞幸甚！是为序。时在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九年，岁次壬申长至日，终南山沙门力空识于兴唐古刹之离垢室。